

安徽戏剧丛书

湯天池

安徽人民出版社



內 容 簡 介

湯天池，自幼逃難離鄉。长大后，為父報仇，又隨母同返蕪湖，住于赤柱山下。鄰女肖玉蓮，與湯意氣相投，因互訴心事，始知太平胡太守——胡士珍，同是湯肖兩家的仇人。

肖玉蓮的父親肖尺木，只圖超脫隱逸，不敢面對現實；而湯天池，為雪國恥家仇，却挺身奮鬥。

湯天池知道胡士珍求畫心切，為了便于接近仇人，他想向肖尺木求教，但卻遭受肖的輕蔑羞辱。為此，湯即勤勵發奮，終于鍛鐵成畫。

正當胡太守在赤柱山濫施淫威，眼看湯母和肖家父女都難以活命的時候，湯天池趕到，在起義羣眾的幫助下，殺死了仇人，報了冤仇。

时 間 清康熙元年（1662年）。
 地 点 安徽。
 人 物 湯天池 铁匠。
 肖尺木 画家。
 肖玉蓮 肖尺木之女。
 胡士珍 太平府太守。
 莽 汉 李闖王旧部，草莽英雄。
 师 爷
 保 正
 差役若干人
 差 官
 湯 母

第 一 場

时 間 清康熙元年。某天。
 地 点 安徽采石。
 人 物 胡士珍 师 爷 保 正
 莽 汉 众差人
 景 太白楼一角，循阶可入，面对修柏一株，高可参天，傲然

挺立，树下石桌残破，远处可见荒冢白骨。

〔合唱声中幕徐启。〕

〔合唱〕

烽火連年家成灰，

白骨累累如山堆，

鉄蹄縱橫山河碎，

烏雀夜啼不胜悲。

〔幕启处。月色昏朦，暗影沉沉，魍魎奔逐，烏雀夜惊。少頃，鷄啼，曙色漸明，可见飞簷鉄馬，剝蝕凋残，断瓦頽垣，簣痕累累，一片劫后凄凉景色。一莽汉自树后出现，施展身手。〕

莽 汉 （念白）

到处是家乡，

天涯寻闖王，

狐鼠休得意，

終要大天光。

〔保正上。〕

保 正 （念）

保正保正，

伺候大人，

偶一不慎，

大禍臨身。

〔喊住莽汉〕喂！那一莽汉，将楼内那两个石凳搬来此处可好？

〔莽一手抱一石凳上，置于石桌两侧。〕

保 正 好大的神力！今日新任胡太守来此游山玩水，你須

要迴避了。（莽不語下）

保 正 真是個怪人！（拂拭桌椅。遠處開道鑼响；保正垂手恭立一旁。四差人昂然上，樓前樹後巡視一番。扶刀恭迎）

師 爺 （上，念引）事奉權貴，開笑臉，俯首低眉。（謔笑恭迎胡士珍上）

胡士珍 （上唱）

誰說官身不自由，
看我太平胡太守，
日伴紅裙與綠酒，
果然名士自風流。

保 正 啟稟大人，眼前便是太白樓了。

胡士珍 唔！（瀏覽一番）雖是好景，只是太荒蕪了！

（唱）奉旨修建太白樓，
聖朝盛事足千秋，
但看興工落成後，

（串看地勢，白）在這樓前尙須立一大大的石碑——

師 爺 上刻十六個大字——

胡士珍 刻寫什麼？

師 爺 上刻“大清康熙元年太平府太守胡士珍督修”，如此一來——

（接唱）

太守芳名永不朽。

胡士珍 （笑）哈哈！這倒事小，由此可見大清皇朝，文治武功，威顯天下，借使江南名士，望風來歸，共輔皇朝，同歌聖德，如此于願已足，豈敢妄貪浮名。

師 爺 大人之見，果然高我萬倍。

胡士珍 不必太謙，待我进去察看一番。

保 正 启稟大人，此楼年久失修，怕要倒塌。

师 爷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大人在此稍憩，待我进去一
看。（进楼，下）（胡士珍就坐，保正捧酒上，树上烏雀
争食，嘈杂不已）

胡士珍 （拈胡而笑，状极自得）

（吟） 鳥禽知山林之乐，

而不知人之乐；

人知从太守之游而乐，

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师 爷 （暗上，随之摇头晃脑）大人果然高才，出口成章。

胡士珍 这是前人成句，不过随口吟来。

师 爷 虽是前人成句，大人吟来，却风韻别出，分外好听。

胡士珍 呵呵，好說好說，坐下飲酒。（师爷坐下）察看如
何？

师 爷 背山临水，地势极好，只是楼內过于簡陋。

胡士珍 应如何增飾？

师 爷 柱上应題詩联，壁上尚須有画。

胡士珍 此是当然。

师 爷 大人詩画，师宗名家，何况皇上提名，要大人作画。
自应当仁不让。

胡士珍 （起立，忖度地）唉！提起作画，叫我好不为难，回
想十年前曾与那肖尺木老儿——

（唱） 詩文結社訂交情，

騙取他画署我名。

将画献于满王爷，

竟蒙圣恩賜功名。

如今指名要我画，

（白）这本是一件大大的好事，怎奈我这个胡士珍，却拿不出真貨色来。

（接唱）

怎能以假充得真。

（思忖）（背白）有了，一事不煩二主，不如寻来肖尺木，叫他再来作画，無論允与不允，都必須灭此活口，絕了后患，以免他日泄我的私隱。来人！

（差甲乙应）限在五日之内，定要尋訪肖尺木的下落，不得有誤！（差应）那老儿有五十余岁的年紀，如今家产蕩淨，据聞卖画为生，仔細訪了。（差应欲下）回来！（差止步）如若违限，当心你等狗腿。

（差应下，胡轉向保证）即日动工修建，左右民居，一律拆迁。（见远处坟墓）那是誰家的坟墓，居然葬在此处？

保 正 那是湯家的坟墓。

胡士珍 哪个湯家？

保 正 十余年前，湯家由蕪湖避难来此，湯仁老儿，伤重身死，无地可葬，埋于此处。

胡士珍 湯仁老儿？

保 正 正是。

胡士珍 他与誰家結仇，竟至被打身死？

保 正 只因欠租未交，又不肯将女儿卖与洪承疇大学士作妾，因此被那胡員外——

胡士珍 哪个？

保 正 被蕪湖的胡員外打死了，他的女儿也投河自尽，好不可怜，听说那胡員外现在朝中为官，尚望大人能为死者伸冤。

胡士珍 这……这个自然，不知湯家还有何人？

保 正 母子二人。

胡士珍 现在何处？

保 正 兵荒馬乱，不知逃亡何方。

胡士珍 墓前石碑，可知何人所立？

保 正 湯仁之子所立。

胡士珍 （向师爷）与我前去看来。

师 爷 （应念词文）

父死姐又亡，
仇恨重如山，
待儿长成后，
定要雪仇冤！（胡一惊）
孝儿湯天池。

胡士珍 （默念）湯天池！（强作镇定）哼哼！看你怎奈我何？此乃名胜之地，不是他父埋骨之所，（向保）与我把坟挖了！

保 正 这……

胡士珍 （向众差）还不快挖了！

差丙、丁 （应下，旋上）坟已掘平，只是屍骨未化，怎样安置？

胡士珍 扔下山沟，喂那狼虎便了。湯天池呀湯天池——

（唱） 那年你母子逃出网，
从此一去无音踪，

割草本當連根拔，

免得來日禍根長！

（白）來人！（眾應，師爺上前听命）與我傳文江南卅府，令飭本府所屬各县，一体查訪湯天池母子的下落！（眾應）如今飢民遍地，禍亂相尋，須得加意防護，小心戒备了！（眾應）打道回府。（眾應結隊下）湯天池呀，湯天池！待我與你伸冤報仇便了。（看保正一眼）哼！（拂袖下）

保 正 （茫然呆立一旁，有頃隨下）

莽 漢 （上念）哼！有朝一日风云起，看你猖狂到几時！

（入樓，下）

（天色漸晚，又見狐鼠出洞，梟鳥怪啼。二幕掩。

第 二 場

時 間 與前場同。

地 點 燕湖赤柱山。

景 二幕外。

〔幕啟：湯天池上。〕

湯天池 （唱）為報父仇回燕城，
到處尋訪胡士珍，
朝夕打鐵謀生理，

时光荏苒又一春。
每日汗珠用斗盛，
入晚换来米半升，
途听孤儿声悽惻，
又将粮米济穷人。
但愿早日把仇报，
那怕冻餒过一生，
只愁高堂有老母，
貧困无以奉娘亲。
忧思徬徨心无主，
欲待举步重千斤，
行看日落天色暝，

肖玉蓮（上唱）

众鳥归林近黄昏。

（见天池）

天池作事令人敬，
喜得驚迁遇芳邻，
見他蹙額眉头鎖，
两手空空轉回程。
想必是仇人仍然无音訊，
又为了家貧难以奉娘亲，
自古患难当相助，

（白）有了，不如待我再取些粮米助他。（下）

湯天池（接唱）

行行止止回家門。
母賢不会把儿怨，

肖玉蓮 (取米上) 天池大哥，待我与你做飯。(進門)

湯天池 (唱) 屢次相助感盛情。(進門)

肖玉蓮 伯母呢？

湯天池 她在后園澆菜種瓜。(二人一打鉄、一生火)

湯天池
肖玉蓮 (同唱)

一室相處同操作，
又象兄妹又象——

(夾白) 象什么呢？咳！

怎能意緒亂紛紛！

湯天池 (唱) 再把利劍常磨礪，
父仇理當時在心。

肖玉蓮 (唱) 見他時常磨利劍，
不知哪個是仇人。
輕輕啟口將他問，

(白) 天池大哥，我隨父搬來山間居住，已有三月，平日里但知你有殺父殺姐之仇未報，但不知仇人究竟是哪個？

湯天池 (唱) 仇人名叫胡士珍。

肖玉蓮 胡士珍？

湯天池 (唱) 對人應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莫非他與你是戚？
莫非他與你是親？

肖玉蓮 (頻頻搖頭)

湯天池 (唱) 既非親來又非戚，

这样惊詫为何因？

肖玉蓮 (唱) 他与我父曾相識，
时常的飲酒說画論詩文。
十年前他曾騙去画一幅，
画后署上他的名。
将画献于滿王爷，
皇上賞識賜功名。
他怕我父揭私隱，
欺君之罪定非輕。
因此派人杀我父，
我父避仇来山林。
我父避仇你寻仇，

湯天池 伯父与我，是誰做的对？

肖玉蓮 (接唱)
你比我父胜十分。

湯天池 此話当真？

肖玉蓮 (唱) 你不杀他他杀你，
偷生苟活枉为人。
世間許多不平事，
爱爱仇仇要分清。
我愿助你把仇报，

湯天池 (唱) 玉蓮见解实高明。
今日到处去打听，

肖玉蓮 (唱) 莫非訪到胡士珍？

湯天池 (唱) 听說是他在当涂为太守，
还在寻訪卖画人。

肖玉蓮 (唱) 果然不饒我老父，

眼看便要尋上門。

你看这事怎样好？

湯天池 他既身为太守，爪牙甚多，出入相隨，只怕輕易近他不得。(思忖) 有了，聞听胡士珍正想求人作画。

(唱) 我何不扮作卖画人。

肖玉蓮 对！

(唱) 待我把画交与你。(出門)

湯天池 (唱) 明天一早再进城。

肖玉蓮
湯天池 (同唱)

我父安危全靠你，
父仇能报

你我二人一条心。

說后，鄉感觉有点唐突，天池不安地、玉蓮羞涩地下。

第 三 場

时 間 前场第二日。

地 点 蕪湖城内。

景 幕外。

〔幕启：差役甲乙上。

差 甲 (念) 奉了大人命，

差 乙 (念) 寻訪卖画人。

差 甲 精灵鬼，我們这是到了哪里了？

差 乙 出門不过百来里，你就認不的方向了，真是個糊涂蛋！

差 甲 我如不是糊涂蛋，何必問你？

差 乙 你看人来人往，这就到了蕪湖啦！

差 甲 好家伙，五湖四海可都給我們找遍了。

差 乙 这是蕪湖，不是五湖。

差 甲 这是五湖，不是蕪湖。

差 乙 真他媽的活見鬼，糊涂蛋。

(湯天池幕后喊：“卖画啊”。上。

湯天池 (唱) 为报父仇走天涯，

每忆往事泪如麻，

满腔怨憤叫卖画，

卖画啊！卖画啊！

差 乙 (唱) 喚他上前問根芽。

(白) 呔！那个卖画的，你过来。

湯天池 那个买画的你过来！

差 乙 咄！身旁站个糊涂蛋，眼前又遇上楞小子。(上前) 我且問你，这画可是你画的？

湯天池 是我所画。

差 甲 好哇，快随我走。

差 乙 去你媽的，話未問明，去到哪里？(問湯) 我且問你，这画画的什么？

湯天池 这……家中画幅甚多，临行匆促，未曾打开觀看。

差 乙 我再問你，你的画是哪一家，哪一派？

湯天池 这个？

差 乙 哪个。看你这粗野的模样，就知道不是一个会画画之人。

湯天池 你該知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差 乙 如此說来，你且与我画上一幅。

湯天池 这……

差 乙 哼！你这画不是偷来定是搶来的，还不实說！

湯天池 这画是我家中收藏。

差 乙 你家在哪里？

湯天池 我孤单一人，到处是家。

差 乙 好一个到处是家。（向甲）噓！噓！你过来，（与甲私議）我看这个粗野之人，家中那能有画，其中很是可疑，何不暗暗跟着他，或許倒能寻得那个肖尺木的下落，你看可好？

差 甲 好！好好！

差 乙 呔！（还画）拿去！

湯天池 不买了？

差 乙 不要了。

湯天池 請問上差在哪个衙門得意？

差 甲 太平府。

湯天池 大人莫非姓胡？

差 甲 胡士珍。

差 乙 問这干什么，还不快滾！

湯天池 （唱）耳畔听得胡士珍，
不由天池怒气生，

看他二人这模样，
莫非狗官已来临？
不如随定二人后——

差 乙 走哇！

湯天池 走哇！（三人互碰头）

差 乙 呔！你在这儿干什么？

湯天池 卖画啊！

（唱）原来是二贼也在苦用心，

紧皱眉头思巧计——

你看那不是胡大人来了？

差 乙 哪里？哪里？（前行几步探看）

差 甲 他还在太平府哩，来这儿干什么？

湯天池 哦！

（唱）狗贼仍然在太平，

快步如飞往家奔，

准备明早就动身。

差 乙 （回身问）人呢？

差 甲 （指鼻子）不在这儿吗？

差 乙 我问那卖画的。

差 甲 早跑了。

差 乙 干吗不追？

差 甲 等你一道呀。

差 乙 真他妈的糊涂蛋，期限五天，去了四天半，回去交不了差，准备挨打。

差 甲 问问人不就知道了么？

差 乙 是呀，他既在此卖画，想必家住不远，常来常往，

街坊之上，或許有人畝的，我們何不動問一聲。（向幕側）街坊听了，适才那个卖画的，姓甚名誰？

幕 內 湯天池。

差 乙 他住在哪儿？

幕 內 赤柱山。

差 乙 好哇！（念）有了名和姓，便能找到人。

差 甲 （念）你是糊涂蛋，我是鬼精灵。

差 乙 去你媽的吧，走！

差 甲 走！（二人下）

第 四 場

时 間 前场当日。

地 点 蕪湖赤柱山。

景 背山临水。近看，左侧孤松台抱，籐蘿牽挂；右侧茅屋一角，柴扉半掩。远看，烟波浩淼，山棼隐现。

（幕启：肖尺木自門內出，俯仰山川景色，不禁引吭高歌。

肖尺木 （唱）詩人誰不愛江南，

烟波江上飄漁船。

点点孤帆意兴远，

片片落霞亦悠然。

大好山河淪夷狄，